

從去年開始，就有不少關心本刊的讀者問我們：九七回歸會不會對《二十一世紀》造成影響？現在，1997年已將過去，本刊在九七回歸後也出了三期，相信讀者可以看到本刊的宗旨、特色並沒有任何變化。在1998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們編輯室同人感謝世界各地作者、讀者對本刊的支持並祝新年快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獲得你們更積極的關注與支持！

——編者

## 也談黃皮書、灰皮書、藍皮書

讀〈文革中的黃皮書和灰皮書〉(1997年8月號)一文，很有啟發。我是當年參與「黃皮書」、「灰皮書」工作的低層工作人員之一，這些書後來產生的影響也頗有所聞。現在經宋永毅先生重加整理、闡發，仍覺頗有新意。類似的工作很值得人們繼續做下去。

宋先生限於條件，可能未見某些書的原本，文中不免有些小誤會。如《西行漫記》、《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當年還算不上「灰皮書」，只是一度內部發行而已。應當說，列入「灰皮書」的，「反動」等級還要高得多（「黃皮書」則比「灰皮書」略低）。當然，這並不妨礙宋作論證這些書爾後的作用。

還有，文中引柏元先生文章（原註見1992年第2期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讀書》，誤；應為1992年第4期），說：「原商務印書館的老編輯柏元等人在1973年準備重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灰皮書』便是很典型的一例。」這裏大概也有點誤會。「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同「灰皮書」大概因緣不多，有關係的是柏元先生前述文中再三提到的「藍皮書」。「藍皮書」是另一時間、另一系統的事。所謂「藍皮」，其實所出之書並非「藍皮」，只是計劃是「藍皮」的，故謂。這個計劃，及當年（1954年）規劃所出的書，在中國出版史上厥功至偉。柏元先生為這一計劃的具體主持人，因而反覆提及。

順便說說，宋文提到了柏元先生，由此想起，當年一大批主其事的老出版家，有意無意都為傳播西方有益的學術文化思想做了好事。前述柏元先生文中有一段寫得含蓄的話，提到一位「有識之士」說過，「也不要檢無產階級的破爛」；三十多年以後，柏元先生「掩卷沉思，頓悟這位有識之士沒有說出的另一片語，即：如果資產階級屋裏藏着不是『破爛』的東西，檢乎不檢乎？」這位「有識之士」為誰？熟悉中國文化出版史的人幾乎可以呼之欲出。而在那些嚴酷的年代裏，「有識之士」不在少數——柏元

先生即為其一。類似故事，都值得我們探究。

沈昌文 北京

97.10.11

## 是否可以建立一種對話與溝通的關係？

讀了10月號《二十一世紀》，談十月革命的一組文章很好，尤其是蘇文、卞悟和鹽川的更好——這暫且不去說它，倒是讀了張承志的文章之後，有一些看法。張承志是當代中國一個很令人尊重的文壇好漢，他的血性、他的批判精神、他對被壓迫者的無保留的同情，是如今已經十分稀罕的品質。尤其是他能夠辭去公職，與這個體制不僅在精神上，而且在實質關係上斷絕關係，是需要了不起的勇氣的。〈墨濃時驚無語〉，是自從前年文壇發生有關張承志的討論以後，他第一次打破沉默，對眾多批評者的正面回應。應該說，文章寫得很漂亮，有氣勢，也有激情。但問題也多。在張承志看來，迫害他的，除了體制之外，似乎還有受體制「青睞和豢養」的智識階級。是否批評了張承志就等於迫害了張承志，這姑且不論。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甚麼張承

志對待批評，要麼沉默，要麼控訴，而不喜歡「有話好好說」，以一種理性的方式共同討論問題？另外，張承志大概忘記了（還是根本沒有注意到？），在他的批評者中，雖然有些人並不怎麼樣，但有相當多的人也與他一樣，正受到體制的壓抑和迫害（儘管被迫害的原因不一樣）。將他們與體制混為一談，是否少了一點最起碼的公正？張承志自命為被壓迫者的代言人，但將「擁有話語霸權」（真的如此？）的自由主義或智識階級與現行體制都看作是壓迫者，這種思維邏輯與30年代上海租界文人中的左派幼稚病豈不是有一脈相承之處？在當今大陸，以張承志為代表的民粹知識份子，本來是應該與自由知識份子確立起一種對話與溝通的關係，而不是互相為敵。不管怎麼樣，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迫害他們的體制。知識份子僅有的一點正義與勇氣，不必用在同樣弱

小的同行上，倒是應該真實地面對現實，面對體制的壓迫。而這樣的體制，已經越來越強大，不僅擁有國家權威，而且受到了跨國資本與市場經濟的大力支持。中國需要既有強大的精神資源，又能直面體制的公共良心。

在文章中，張承志反覆抱怨自己沒有表達的自由，只有「孤單的微力」。稍微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張承志如今在大陸，早已成為一個暢銷的作家，他的文集、隨筆集鋪天蓋地（包括那本叛逆的《心靈史》），擁有的讀者不下百萬。不管本人是否願意，他已經成為這個市場的一個時髦賣點、一種談談無妨的道德「波普」。像這樣的市場對張承志的異化與毒害，倒是他本人需要加倍警惕的。人性都有弱點，即使是「精神聖徒」，恐怕也不會例外。

秦方 上海  
97.10.31

## 對「真痞子」也要寬容

第43期過客〈「真痞子」來了〉一文批評大陸依附權威意識形態的投機、幕僚式學術思想現象，誠屬事實，文章也敏銳犀利，所述觀點我基本贊同。但我仍以為，在今日社會轉型大勢已無法逆轉的條件下，新思想界不僅在思想內容方面，而且在表述形式上也要注意與傳統獨斷論話語區別開來。我們應致力於真正自由多元的思想文化建設，它包括對那些「真痞子」類採取某種「距離感」式的寬容。曾有人說過這樣的格言：「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堅決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在此依然是適用的。

山人 西安  
97.10.30

##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30、31 熊景明提供。

頁38、49、78、81、109、154 資料室圖片。

頁58 劉溢：《須臾人生》(1994)。

頁85-89、92、93 楊振寧提供。

頁96 *Science* 278, 804 (31 October 1997).

頁97上 莫毅：《無題》(1986)。

頁97下 劉小東：《遼章》(1996)。

頁98左上 蘇新平：《欲望之海》之十二(1996)。

頁98左下 王晉：《叩門》(局部，1995)。

頁98右上 謝東明：《泣》(1995)。

頁98右下 申玲：《少男少女》(1996)。

頁99左上 王玉平：《耳鼻喉》(1994)。

頁99左下 劉小東：《電腦領袖》(1996)。

頁99右上 譚平：《你買汽車了嗎？》(1995)。

頁99右下 劉彥：《火燒雲》(局部，1997)。

頁100 趙半狄：《一個童話》(1994)。

頁103 蘇新平：《躺着的男人和遠去的馬》(1989)。

頁104 王晉：《冰·96中原》(1996)。

封三上 謝東明：《Qi》之一(1994)。

封三下左 陳曦：《百鳥圖》(1997)。

封三下右 劉慶和：《都市上空·落日》(1996)。

封底 韋蓉：《假日》(1996)。